

## 悼

朱同學的死訊是在早晨上實驗課時傳來，大家聽了莫不議論紛紛，誰再有心情做實驗？想著昨天仍聽見他在球場高呼著：「兄弟啊……」，今天却突然離別人世，叫人怎麼相信這驟來的死訊！大家都忍不住再三詳問，渴望著能找出一點他仍活著的希望，空氣頓時變得陰沈，每個人的臉也都呆木了——他的確死了，死得好悲慘、好孤獨！

車禍是在晚上十時過後發生，他爲了急事，慌忙中借了輛摩托車，在大雅路和另一輛急馳而來的摩托車撞了，只是一剎那之間，他已躺在一灘血中，不醒人事……

送醫院急救，頭後部呈現出嚴重的傷口，不斷地湧著大量的鮮血，蒼白的臉孔扭曲著，肉體不停的抽搐著……

直至凌晨二時，生命力逐漸微弱了，沒有人知道他臨死時是否仍有所知，但願他已喪失知覺，因爲，那將是很劇烈、漫長的一陣痛楚，很艱苦、殘酷的一段掙扎！剎時！生與死間的戰鬥停止了，生命的火花熄滅了，此時身邊無一親人、好友照顧，一條寶貴的生命，寂寞、孤獨地毀了，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具再不會思想、不會言語，慘澹的、冰冷的軀殼了。

追悼會是在死後二天舉行，同學們踏著沈重的脚步，沒有往日的笑聲，沒有大聲的談話，默默地走向殯儀館。

大家站在殯儀館的門口，一片靜肅，好多人帶著紅腫的眼眶，呆楞著，任憑兩行眼淚順頰而下，不知擦拭，有的人望著靈堂發了呆，有的人垂著頭出了神……

班代表和幾個同學忙著。

遠處急駛來一部計程車。只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，走出了車門，一抬頭，看見高掛在

靈堂門上的白布黑字——朱獻文同學追悼會，雙腳一軟，身子斜倒了下來……

四個多月前，癌症剛奪去了朱伯父相伴多年妻子的生命，而今愛子又跟著走了，有誰能忍受得住這妻兒相繼而去的死別？想著辛苦栽培唯一唸大學的兒子，突然訣別人世，想著唯一支撐這孱弱心靈的希望和驕傲，突然喪失，怎不腸斷心碎！嗚呼！又有誰忍見這人生最悲涼的一景？死了一條命本已十分悲慘，却又留下這一孱弱的老人在餘生中，心靈仍要受著淒厲殘酷的折磨。

同學們淚下得更洶湧了，淒涼的空氣中，無數道冰涼的淚水流著，急促的啜泣聲響著……

朱伯父全身癱瘓在門口的椅子上，眼中佈滿了血絲，兩眼盯在地上出了神，沒有目光，只是一片絕望；無數安慰的話，打不入他的耳中，試問，天下間的文字言語又怎能止得住這沈痛深切的悲傷；只見他老人家一聲聲悲絕的嚎哭，一陣陣飲泣的震顫，身體抽動著，無力下垂著的手搖擺著，仿如一具搖盪的僵屍。突然一聲淒厲的呼叫愛兒的嘶喊聲，撕裂了空氣，刺入了每個人的心徹，剎時呼聲停止了，朱伯父的頭沈重地垂了下來，傷心的昏厥過去……經過一陣急救，總算回蘇過來。

追悼會開始了，一片寂靜……

靈堂中，祭煙裊裊，夾著姑嫂濃厚的腐臭味，供桌上擺著祭禮，一爐祭香，祭台上的一排排黃銅閃著黯淡的黃光，空氣好陰冷，靈桌上面掛著朱獻文同學的遺像——一副落寞、絕望、枯冷的表情，可恨這悲慘的命運，前幾日仍活躍在同學生活中的朱同學，今日却只剩一幅遺像，供人追念生前的形影。

弔禮簡單肅穆地進行著，唸過了祭文，燒了，但願這白紙黑字，燃成灰燼，讓那致哀之意，藉此祭香，傳入陰間，或能安慰這一縷幽怨的靈魂。

他的哥哥流著淚，上著香，他的姊姊背負著尚在襁褓的嬰兒，上著香，悲痛地呼著：「獻文……獻文……」。連那不懂事的小生命，也好像體會到這悲慘的氣息，自始至終從無哭鬧，乖乖的伏在他母親的背上，默默地向他的舅舅致哀。

祭禮完後，剩下幾位同學料理善後。可憐朱同學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幅遺像，一座靈位，陪伴著幾個素不相識的鬼魂……

他的叔叔、哥哥，還有些同學想看看他的遺容，於是，到了屍體冷凍處去。

空氣奇特的冰冷，一格格的抽屜排著……

忽忽聲中拉開了抽屜，只見朱同學僵硬的

躺著，還帶著拉開時微微的震動。他的雙眼緊閉著，臉部一幅難以形容的表情，是痛苦？是失望？是恐懼？是渴望？有誰能知？又不能探問？

他的哥哥痛心地摸著他微腫的嘴唇，想將它合攏，可是肉體早已冰得僵硬似鐵，嗚呼！這生和死軀殼的形色相距是小的難以分辨，但是，這活著的生命和死去的靈魂又是相隔得那麼遙遠，遠得無法以時空來量度！

一週後，一具薄棺，裝著他一死去的朱獻文，運回他嘉義的家鄉安葬，在幾百道悲傷痛惜的目光中，在片片落下的冥紙中，漸漸遠去……可恨這命運的安排，一位曾經和我們生活歡笑在一起的同學，從此永別人世，歸於黃土；一具曾活躍著的軀體，從此歸於自然，毀於腐朽，只留下一些殘斷的影像在同學們的心中！

謹作此文

向死者及其親友致哀。

爲生者誌不忘。

H & S